



潘順源 「風雨之後終見彩虹」

【人物簡介】潘順源先生，祖籍福建，1960年畢業於福建醫科大學，1973年來港，1974年參與組織香港非英聯邦醫科畢業生協會並被選擔任常務理事，1983年開辦自己的醫務所，1994年與一批從內地來到香港考到香港執照的醫生一起創辦了“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擔任副會長至今，同時也是福建醫科大學香港校友會榮譽會長。



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時任駐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與潘順源先生合影

從內地走到香港，潘順源先生品嚐到了一個內地培養出來的醫生在香港的不易甚至艱難，曾經，整整半年的時間，不但無法行醫，甚至到工廠找工作也無人僱傭他，那些不平等的待遇常常讓他感到刺痛，看着身邊一同來港的有些醫生黯然地回到內地，潘順源先生和太太還是百折不撓、義無反顧地堅持了下來，並且執拗地堅挺前行。

為給內地醫生爭取權利，他聯絡一大批內地醫生大家團結一心，乘風破浪，十多年，鍥而不舍，終於守得了雲開見月明，打破香港幾十年來的殖民地醫療制度，使一些內地來港醫生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光明正大地在香港懸壺濟世，苦盡甘來，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是人間天堂？還是荊棘叢生？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央下達了“來去自由”的華僑政策，地方政府落實政策和放寬了出境的限制，在這股政策的推動下，不少內地畢業的歸僑或僑屬醫生紛紛申請來港，此時內地經過文化大革命，他們太需要一個寧靜、安定的環境，而香港成為了他們的首選，很多人認為香港是繁華的世外桃源，是人間天堂。

1973年初，潘順源先生和太太也順着這股風潮來到了香港。這個時候的香港並沒有大家想象中的繁榮與美好，“那時，香港正遭遇股災，經濟蕭條。”潘順源先生回憶說。加上當時的香港正處於英國的統治下，只有英聯邦畢業的醫生才能香港執業行醫，內地培養出來的醫生都不被承認，甚至被嚴格禁止行醫。香港這個想象中的人間天堂，回到現實中，卻是荊棘叢生，讓人寸步難行。

無法行醫，潘順源先生只能去尋找別的出路，然而，整整



潘順源先生出席香港執照醫生協會訪京團活動時與中央衛生部朱慶生、余靖付部長合影

半年都無人雇他做工，包括工廠。很多和他一樣從內地來到香港的醫生不堪重負，黯然地返回了內地，潘順源先生和太太還是義無反顧地留在了香港。

半年之後，潘順源先生遇到了一個於1963年已經來到香港的醫生，他在香港開了一家藥廠，“雖然那個老板也很困難，勉強維持着，但是大家因為都是從內地過來的，大家互相幫助，同舟共濟。”潘順源先生說，他成為了這家藥廠的藥品推銷員，在濃霧重重中，他終於看到了一點螢火蟲大小的光亮，



潘順源先生與全國人大韓付委員長合影

對於他來說，不管怎樣，都是一個希望。

後來，一個日本的商家來到香港找潘順源先生做針灸。最后，潘順源先生用針灸治好了他多年的舊患。當時，世界正掀起一股針灸熱，“他說日本有個柔道冠軍（是他的親戚）很喜歡發展針灸，於是叫我過去合作發展針灸。”潘順源先生說，1974年，他來到了日本發展很順利，分別是在東京、大阪、神戶開了針灸中心。在日本，他的一切移民條件都已足夠，合作夥伴要為他辦理全家移民手續，但是當時香港的環境還是那么惡劣，為了爭取內地醫生在港行醫的權利，最終他還是放弃了這個機會，回到了香港繼續鬥爭。

“當時，香港醫生還是非常缺乏，全港人口400多萬，注册西醫只有2700多人，其比例為1630:1遠遠低於世界一般國家的水平。”潘順源先生說。病人看病經常排起長龍，私家診所也很少，收費高昂，很多病人得不到適當的醫療服務，然而即便如此，內地來港的醫生卻無法為香港同胞服務，即使為自己親友治療一些小傷小病，都屬違法。“香港是中國的土地，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憑什麼限制中國培養出來的醫生？”一想到這些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潘順源先生就義憤填膺，心裏忿忿不平之後，他們開始付諸行動。

團結一致 奮發圖強



潘順源先生出席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成立大會時留影

1974年，潘順源先生和一些內地畢業來港的醫生開始着手籌組“香港非英聯邦醫科畢業生協會”，大家志同道合、滿腔熱情。

為了盡快成立組織，大家各自分頭行動，聯絡發動來港的內地醫生，“當時來港的內地醫生有1700多人。”潘順源先生說。他利用在藥廠做推銷員的機會，聯絡到很多來自內地的醫生，將他們團結起來，爭取權益。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香港非英聯邦醫科畢業生協會”正式成立，當時參加的會員有500多人，潘順源先生被選為協會常務理事。協會成立後，他們開始了艱難而漫長的權利爭取之路。

他們把內地醫學院校五年的教學課程及實習內容整理成詳細的資料和香港大學醫學院的課程進行比較，證明兩者之間並沒有多大的區別；他們不厭其煩地解釋：內地醫學院出來的醫生都是受過高等醫學院校五年的正規醫學教育和一年的臨床實習，其中絕大部分有五年以上的臨床工作經驗，且不少是資深的專家；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和機會向社會人士、香港醫生、傳媒、立法會議員等宣傳和解釋；他們經常向報社投稿和爭取在電視臺上發表意見；他們組織游行請願，表達他們的訴求等。他們個個鬥志昂揚、理直氣壯，經過三年的爭取，他們最終迫



潘順源先生與兒子合影

使港英政府修改了已經沿襲數十年的醫生注册條例，最終通過了一個“定期舉行醫生執照試”的方案，他們的努力取得了一個重大的突破。1977年3月，香港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醫生執照考試。

“然而定期舉行醫生執照試聽起來容易，實際上卻很困難，”潘順源先生說，“參加執照試要過三關，一是醫學知識筆試，二是英語考試，三是臨床口試，而且難度相當大，錄取率被控制在5%左右，通過後還有一年半嚴格的臨床實習。”在沉重的家庭負擔之下，潘順源先生一邊為一家人的生計奔波，一邊準備考試，他的太太為了幫他減輕負擔也在努力地工作，做私家護士，上門為一些師奶做針灸、打補針。潘順源先生由於在中學及大學修讀的都是俄文，他被卡在了英語那一關，同時他最終還是沒有抵抗住繁忙的工作和沉重的考試帶來的壓力，身體每況愈下，患上了嚴重的胃病，他被迫反復進出醫院，在香港、廣州、上海等地醫治，這一拖就是兩年。

兩年之後，他再次參加執照試，正所謂“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負”，1981年，潘順源先生終於通過了甄別試，接着就是18個月的臨床實習期，1983年，潘順源先生開辦了自己的醫務所，十年的苦、十年的酸，終於有了甜的滋味；十年的風，十年的雨，終於盼到了彩虹的出現，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苦盡甘來，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醫務所成立之初，雖然也很艱難，但總是一個美好的開



潘順源先生在瑪麗醫院實習時留影

始，除了周六、周日及公眾假日下午，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9時半至1時、下午3時半至7時半，潘順源先生都會在醫務所裏為病人看病。

都說醫者父母心，每次除了為病人診治，潘順源先生常常安慰病人，為病人減壓，鼓勵他們，在醫療和心理上幫助他們早日康復。來找他看病的人以中下階層為主，病人的難，他感同身受，很多時候為了免去病人在醫療費上的擔憂，潘順源先生會減免病人的費用，他用一顆仁愛的心懸壺濟世，用一顆平等的心對待病人，隨和的品性，讓很多病人都和他成為了朋友，這些病人朋友讓他雖然到了退休的年齡卻還是舍不得退休，因為他牽挂着他們的健康。

今天的醫務所經過二十多年的歷程早已經走向了平穩、順利的發展道路，潘順源先生也享受到了苦過後的甘甜，這份甘甜一支來自於治病救人，一支來自於他幸福的家庭。

潘順源先生有五個孩子，個個都很優秀。“孩子們小的時候家裏很窮，晚上做完功課還要幫家裏做手工，他們也很懂事，很爭氣，年年都考第一名，這樣每年上學都不用學費，還拿了很多獎學金。”談及孩子們，他的臉上滿是欣慰和自豪，“女兒為了幫家裏減輕負擔，高中畢業之後就到銀行工作，現在花旗銀行做部門經理。”他的四個兒子一個是香港大學醫學院助理院長及外科教授，還有一個也是瑪麗醫院外科副顧問醫生，兩個媳婦也都是醫生，另外兩個是留學美國的電腦碩士，現從事電腦專業。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生活的艱難讓他們學會了自強不息，艱苦的生活成就了他們。孩子們的出息就是送給潘順源先生最好的禮物。👨👩👧👦（湯佳佳 廖群嚴）